

遗憾是一个存在，不追也罢

■陈幼芬

学习画画，几乎与我转岗教书同时发生，至今五年了。

五年来，一茬又一茬听过我课的学生们，已经走出校园奔赴四方，而画画呢，似乎是颗粒无收，依然在极低阶的水平徘徊。几分耕耘几多收获，画画毕竟只是我闲暇偶学，与倾尽全力百般投入的工作，不能相提并论。对于画画，享受过程，不苛求结果，是不改的初衷。

客观来说，进步也不是没有。

三个月前，女儿向我索要一幅最新的兰花图。当即，我就在新近完成的作品中，挑了一幅比较满意的，交给了快递小哥。漂洋过海的遥远路途，考验着我的耐心。两天前，那兰花图，终于出现在了女儿房间的墙壁上。一面白墙上，并列着的新旧两幅图，让异乡的女孩，感受到了淡淡墨香背后，暖暖的情意与浓浓的中国风。让画作陪伴在侧，也是母亲最大的宽慰。

照片上的兰花图，粗览，没觉得特别，但仔细一品，问题就来了！比如，兰的根部处理得有些粗糙，用笔过于粗壮厚实，与兰草亭亭玉立的纤瘦相去甚远。花茎也太直太僵，完全没有活枝该有的柔中带刚的合理弧度。还有那花头，也明显偏大了，沉甸甸的样子近似稻穗，没能呈现兰花优雅婉约的自然气质，形态也不够灵动飘逸。再看落款，也不够谨慎细腻，连那个红艳艳的“拾阶而上”的闲章，想得也有失正中，向左上方斜了那么一点点！

隔着六七个小时的时差，和万水千山的空间阻隔，这应该是我最远距离的一次习作的自我审视了吧！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了。三个月前的旧作，与我最新的习作相比，

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按女儿的话，就是我在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

这么多的问题，扑面而来，画作确实是次了些，但我不能嫌弃它，更不需要为此失落。它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存在，一份继往开来的照见。它是我日复一日习作仓库中的一个填充，也是我行过程中的一张老旧地图。

印度艺术史开拓者库马拉斯瓦米曾说：“总是还剩最后一步……无论这个人走了多远，他都还剩最后一步，在这一步中他要消除一切过去的价值。”其语义，我能理解。这位研究传统文化艺术品的严谨学者，是在提醒人们——学习过程中要懂得忘记，铭记最后一步的使命，勇往直前。但仅仅是理解，此等空灵超脱的美好境界，在我内心的切实体悟里，真的还没有发生！对于画画，我不知道最后一步究竟在哪里，也无法全然忘却每一步的踌躇与迷茫，我只知道，爱兰画兰是我心之所愿，提升画技是我不竭的向往。

有一位我非常喜爱并佩服的自媒体创作者，艺名意公子。她在同名的公众号与视频号上，用心传播西方艺术与中国文化，分享她游历人类艺术与文化精华的心得。我在她的网络课程《艺术很难吗》的启发下，开设了《名画中的心理学》的选修课。在课堂上，我也开始为学生们介绍西方艺术长河中熠熠生辉的艺术家们的生平与伟大作品，共同体悟深处的心理学原理与生活美学。若说，意公子是我的艺术启蒙，一点也不为过！

最近一集节目，她去了她非常崇拜的大文豪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拍摄了《江城子，致追不回的遗憾》。视频里，她在苏轼的原配妻子王弗的墓前，全文背读了苏轼悼念

亡妻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没念两句，就见她哽咽失声，痛哭流涕。她一边带着哭腔继续念词，一边竭力控制崩溃了的情绪，令镜头前的我禁不住动容。那一刻，打动我的，不是苏轼的情真意切，而是意公子喷涌而出的真挚情感与当众决堤不掩饰的坦荡勇气。要知道，她的台风一直温柔而坚定，情感饱满而不失理性，这是我见的她第一次“动了真情”！我猜，打垮她理性防线的，不是苏轼写给亡妻情意绵绵、字字血泪的悼词，而是她心头浓缩多年未解的一些追不回的爱或亲情的遗憾吧！

人生的开启，只需一步。随后，是连绵不绝的一步又一步，最后，是斩钉截铁的休止符。那么，中间那些数不清的遗憾呢？还需要追吗？还追得回吗？

我们的认知，总是与那些一路陪伴的深刻体验融为一体，遗憾也会长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或许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符号，一个标记，一个向往，当我们迷路时，会不知不觉地回头，在熟悉的旧时场域里，再次靠近寻觅，甚至沉陷耽溺。但，地图并非疆域，想要在过去的地图里，寻找新的路标，可能会创造新的遗憾。

刻舟求剑，不如因时制宜。我想，遗憾就是一个存在，不追也罢。



风景独好

大树王国西天目山

■木瓜

西天目山，位于杭州临安城北31公里处，它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由于独特的山体构造，天目山脉形成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在炎炎夏日，山里却凉爽无比，让许多城里人欢喜不已，去“清凉世界”避暑乘凉，我们也被卷了进去，住进了半山腰车水坞的一户农家乐。

翌日，天色如洗，早早搭乘旅游大巴前往西天目山大树王景区。刚踏入景区大门，就被眼前一山的翠色、一山的清凉给迷住了。海拔1100多米的山上，弥漫着湿润的草木杂糅的清香气息，据说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达到130000个/立方厘米，还刷新了全国纪录。我开始有节奏地大口呼吸，吐故纳新，想把自己的肺脏清洗清洗。这是初伏的第一天，可山上却没有暑天的炎热感，也许昨晚的那场雷阵雨起了作用，将山里仅存的那一点暑气驱散干净。大树华盖，荫翳蔽日，一路上凉风习习，景色不断地在放大在变幻着。

天目山是动植物的王国，是物种基因宝库，江南地区不可多得的一座奇山。据介绍，自然保护区内国家珍稀濒危植物有35种，蕨类植物151种，种子植物1718种，稀有名贵树种41种；山中还有37种国家级珍稀保护动物，有兽类74种，鸟类148种，爬行动物44种，两栖类20种，鱼类55种，昆虫2000余种。当然，你想要在景区内见到野生动物，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早已被茂密的森林给隐藏了起来。我们在近四个小时的游玩过程中，除了不时能看到美丽的花蝴蝶和听到一些鸟儿的欢叫声外，偶尔也只能见到四脚蛇、千足虫之类的路过。

天目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5%，铺展在游人眼前的始终是满满的绿色。墨绿、碧绿、浅绿、茶绿、苔藓绿……不知谁又能说清楚，这山

背包揽胜

镶嵌山水间的“徽”

■陈于晓

燕子不过是一枚标点，落在一小片的白墙黛瓦上，而一小片白墙黛瓦的影子，则隐在白墙黛瓦的老屋檐下。只有马头墙高高的，那高昂着的马头，时不时地，似乎在人家的错落有致中打探着什么。

仿佛嘶鸣了一声，但肯定是我的一种幻听。其实此刻，微地无马，至少，我不曾遇见马。不过在时光里，或许会有骑白马的郎，从半月形的池塘边，哒哒而过，那时弄青梅的女子，正好在洗衣，河埠头的涟漪，或者水花，也会小小地慌张一下。

只有马头墙的影子，在水中从容地晃荡着。炊烟的影子更柔软了，高高的马头墙，隔火的马头墙，这么多年了，在徽州从来没有高过一炷炊烟。

井口在庭院里，天井是朝着天空挖掘的，也因此天井没有底，除非你能触及天空的底部。至于井水，就是那蔚蓝色的荡漾。这边庭院花落花开，那边井口云卷云舒，这份淡然宁静的心境，仿佛是为徽州的人家定制的。几朵白云飘过，这些白云，有时叫白云，有时则改叫

中的绿色究竟会有多少种？这次出游非常幸运，我们的同行朋友中，有一位女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之后又一直从事中医药专业研究工作，她对这满山的野草野花、灌木乔木，乃至苔藓、菌类都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那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

四照花，果实可食或酿酒；光叶毛果枳椇，果实可生食、酿酒、制醋和熬糖；青钱柳，嫩叶可代茶，皮、根、叶可入药；宜昌苣荬，根、叶、果可药用；湖北山楂，小枝紫褐色，果实深红色，可食用与药用；天目木姜子（国家三级保护植物），果实和树皮可用来治白虫，叶外敷治伤筋；豹皮樟，根、叶可入药；华东野核桃，核桃叶提取物可药用；鹰爪枫，根煎汤或浸酒，治风湿疼痛……她是那样的认真，好像我们是一批医学院的新生。天目山保护区有药用植物约1450种，其中有数十种珍贵、稀有的植物，这也许是我们这位大姐不曾想到的。

过了半月池，就是幻住山房，从这开始到开山老殿，再到实际亭，不长的一段山路，却串起了天目山与佛教的诸多故事和渊源。

沿着真际亭前面的那条小道，穿过将军林后，就来到了景区内最重要的景点——“大树王”。据导游介绍：大树王树龄已逾2000年，早在宋代即被称为“千秋树”，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曾驾临西天目山，赐封此树为“大树王”。只可惜，大树王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衰亡。导游说：乾隆皇帝当年一时兴起，伸开双臂，拥抱了这棵大柳树。从那时起，便有大树王树皮包治百病的谣传。十里八乡的香客和游人纷纷前来膜拜，竞相剥取树皮，导致大树王干枯而亡。从“大树王”景点往下走50米，有一棵新近被册封为“新大树王”的柳树，此树树高50米，胸径2.31米，苍劲挺拔，长势茂盛。

了流年。偶尔也听雨，其实徽州多雨。尤其春日，檐下雨滴，时而串珠，时而成线，水滴久了会穿石，也会抹去岁月的沧桑吗？只有“四水归堂”的喻义，滴答着，绵绵了一年又一年。如果天井横下来，会不会在层层叠叠的院落之间，走成一条光阴深深的窄巷。只是徽地的每一条窄巷，都将抵达开阔。

“千金门楼四匾”，砖雕、木雕、石雕，徽州人家用一个“雕”字，藏了岁月的风云与天下。字匾、拱形、垂花、八字……各样的门，皆可精雕；梁架、斗拱、栏杆、门窗……这些构件，皆可雕琢；财富、地位和审美，或者也可雕；山一程水一程的漂泊，曾经在梦里缠绵的乡愁，也可雕吗？如今我走过，在花鸟虫鱼的栩栩如生里，看见了风雨的浸透。数粒青苔，间或一朵野花，把“雕”中的人物、习俗和戏曲传说，斑驳了一小片，或者又鲜艳了一下。仿佛叮叮咚咚的雕琢之声，还在玲珑着鸟语，还在飞溅着花香。在手起手落之间，光与影中的人物，还在

西天目拥有世界罕见的柳杉群落，柳杉是保护区内最具特色的植被。穿行在这一片片的柳杉林间，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十年前，我与同事去临安开会，住在西天目山下。当年，凭借着自已还是青壮年，身体又棒，我们从山脚下开始跑着上山，一口气跑到了1506米的仙人顶，山道两侧粗壮高大的柳杉树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这一次上山，我才了解到，光是从禅源寺至开山老殿的那段古道（海拔350米～1100米），呈行道树分列两旁的百年以上古树就有2032株，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

游览在继续，接下来的部分是精华。我们路径五世同堂，绕过倒挂莲花，登上一线天，最后抵达四面峰。这一路，石径曲直、草木秀润、崖壁峭拔、飞流淙淙；这一路，是不停地走向深谷，又不断地攀登高峰。走完了这一程，所有的艰险都被踩在了脚下，所有的神奇都已进驻在心底。让人真正体会了一把，“天目千重秀，灵山十里深”的意境。

四面峰，北连山岗，三面临深谷，突兀于众壑之间。站在观景台上向四周眺望，千里江山，秀叠叠翠，树茂林密，谷深涧幽，西天目山的气势与秀丽一览无余。我双手扶着栏杆，让思绪悠悠地飘去远方，正浮想联翩时，一缕清风拂来，崖上老松树散发出清冽的松香味儿，顿时使人入心醉神迷起来。

这次游览，大开了眼界，认识了金钱松、夏蜡梅、天目铁木、羊角槭、香果树、连香树、青钱柳……它们可都是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回程的路上，我还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该找个时间，再来一次西天目。就像三十年前一样，从禅源寺沿着古道爬上仙人顶，感受大树华盖给人带来的凉意与诗意。当然，再也不会是跑着上山，而是缓缓地登高。人，不能不服老。

走动着。那些朴素的祈盼，还在徽州这棵大树的枝头，开花与结果。其实所谓“雕”，不过是烟火另一种写法。他们说，每一笔“雕”，都是在为徽派民居的日常点睛。打开徽地的建筑辞典，一页页的“白墙黛瓦马头墙”，隐约在水汽氤氲之中。仿佛油菜花，也是必不可少的，菜花的朴实，像极了憨厚的徽州。

在微缩的徽州版图上，新安江不过是门前一汪小溪水，黄山被云雾一缭绕，也就是一只盆景了。在徽州，风吹动着水，就成了你可以栖居的好风水，常有村居图卷被安在你的杯中。

宗祠和庙宇，一炷香火；林立的店铺，一地烟火。一座接着一座的牌坊，还在叙述着流年；随处可见的书院，还在抑扬顿挫着晴耕雨读的故事吗？在木头砖瓦中，安身；在笔墨纸砚里，润心；而那尾阴鱼和阳鱼，依然在时浓时淡的水墨画中静静游动。

这些年，我常在梦中回首，发现一生痴绝处，仍是镶嵌在山水之间的徽州。

灯下漫笔

菡萏香连十顷陂

■潘开宇

潘开宇

我独倚阑干，它在无穷碧的荷塘中亭亭摇曳。轻舟从它身边荡过，惊起一片涟漪。骄阳似火，我与荷，在最深的红尘中相遇，用宿世的深情寻觅它的前世今生。我将眉目间的温柔尽数许它，将心底的继续眷恋轻轻放诸。

它从《诗经·国风》中初初长成，“山有扶苏，隰有荷花”，久远的时光这样静好，有风自青碧的远山吹来，吹开沼泽中同样青碧的蓓蕾，也从此吹开百转千回的心事。它在汉乐府的笛音和清歌中绽放，“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皓腕下错过的那一朵，无论世事几度轮回，依然艳盛如昨。它在“此花此叶长相映”的唐诗中惊艳，在“绿萍涨断莲舟路”的宋词中清亮，也在“洗荷花过雨，浴明月平湖”的元曲中流芳。它以清白、坚贞的花语，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书不尽话不完的主题。

它是“花房半弄微红”的溪上初荷，回首之间，早有蜻蜓上头。它是“藕花菱角满池塘”中临水而照的芳菲夏意。它在秋风秋雨中纷落了一池的花瓣，“留得枯荷听雨声”，依旧是岁月深处最美的意境。可以对着它与好友浅酌轻吟，微醺时“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可以在雨中，“雨过圆荷万点星”，疏落的，密集的，穿过天地清明，入眼红尘繁华。也可以在月夜，“星在荷尖月在蓬”，漫天星光下，蛙声凉风中，有一缕清香袭来。

荷花遍开五湖四海，我却一直固执地认定它只属于江南，衬着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又因为荷花的数十种别名中我独爱它“菡萏”的称呼，这篇写荷花的文章，便借了晚唐文学家皇甫松《采莲子》的首句来作题：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

荷香绵延十顷，采莲女的快乐亦是单纯悠长，一首细腻轻快的词，写尽岁月静醇，心意逍遥。皇甫松早年科举失意，后期隐居不出，著作有诗词、小说等，尤以词最为著称，有12件作品被收录在《花间集》。其父官居工部侍郎，父子二人以文学并称，在晚唐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无论是在烟柳画桥之畔，还是在疏落荷塘之内；无论是晨露中的风华毕显，还是暮色下的若隐若现，荷花都是绽放在无限江山中不可替代的容颜。秋雨中不做纠缠，不代表不再眷恋尘世，而只是为了等待机缘，等待来年初夏的第一缕清风拂过。天光云影如期而至，船动湖光，似是故人来。

湘湖新苗

读《天堂旅行团》有感

■王少杰

王少杰

每一个凡人的灵魂都曾孤零零躲在黑暗的角落，面对喧嚣的世界，连哽咽都试图掩饰，只有荒诞的身躯背后淌出的血泊和空洞的眼眶当中残留的泪水，能够坦诚地发泄绝望。襁褓之年父亲无情的抛弃，而立之年母亲接连的意外，困窘之际挚爱诀别的背离——老天出于同情而赏赐给他的月光都似这般朦胧，远远望去总有温存，触手将及时却又转瞬化为泡影。

这是一趟疯狂的旅行：一名癌症晚期的患儿，同一个抑郁到试图自尽的“疯子”，开着辆时不时抛锚的破旧面包车，潜入他乡。那个孩子，像是短暂的琥珀，在病魔的剥蚀下渐渐褪色；那个男人，像是冰山边的山岩，正从内心深处开始悄然迸裂，而各自对于这股虚弱的彼此，却似乎是阴霾背后最后的一缕阳光，沮洳地里最后的一抹芬芳，是不得不降临的黑夜中唯一能让自己拖着无力的躯壳找到回家路的温柔月光。

很多人都曾想过死，因为乏累，因为绝望，因为失去一切值得爱的东西，因为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所欲。人们一次次宽恕残酷的现实，却又一次次看着现实再一次无情地踏碎幻想，因此厌倦，因此无力，因此悲愤，却无处宣泄，无处逃避，无处补偿。

我们总是尝试用无数鸡汤宽慰着遍体鳞伤的心，总觉得一切安慰性的文字是空中楼阁，是乌托邦，是象牙塔，却又不得不依赖着这些看似毫无生气的文字苟活。而书中的这一句话却不同，这简简单单的文字，道尽了命运的辛酸：“一无所有的时候，说明你该拥有的，还未到来。”春天未来的时候，遍地冰雪；黎明未至的时候，鬼影重重。那些选择一死了之的，或许永远躺在了那片茫茫雪地，或许永远留在了那夜漆黑一片。而正活着的我们，得到或是部分得到所苦苦追求的，不过只是因为撑到了那年的暖春，撑到了那天的破晓。

“死亡是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们无法把握生命，而这诡异与神秘，则正是生命的魅力，也正是因为生命这妙不可言的可塑性，让我们见证了太多精彩的人生，也慨叹了太多亘古的遗憾。畏惧死亡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可是在命运的捉弄下，有那么多人能够逆转本能，同死神相拥，我们或传达同情，或示以悲哀，或斥其懦弱。但一次次的扼腕，都在不断诉说，“我们必须活下去，不是为了过去的每一天而活，而是为了将来的每一天而活”。

生活需要耐心，需要所谓的“画饼”。这里的“画饼”，不是脱离实际的天马行空，不是居心叵测的损人利己，也不是懒惰成性的黄粱美梦；而应当是自我救赎，自我饶恕，自我解脱。我们要学会等待，要学会期盼，就像在阴雨中盼望着彩虹，在大浪中盼望着贝壳。这块饼，或许真的可能在天上，永远不掉下来，但在有限的生命里，却能支撑起无数个难以入眠的夜晚，能挽回无数个走上不归路的魂灵，能替我们铿锵回答活下去的理由。

痛苦并非盖棺定论，绝境并非形影不离。其实，抑郁的大多数都患上了“受害者心态”，似乎一切都在捉弄自己，一切都在嘲讽自己。但，这个世界开满了花，洒满了阳光，流满了小溪，无人能捕捉你的眼球和心脏，强行安放在这个世界的美好之上，只有当你自己愿意采摘一朵花栽种在自己的心里，你才能明白，你有多么想继续活下去。

如果说有机会，我希望每个人的心都活在孩童时候。那时的我们，一切的悲伤都躲不过夜晚一场美梦的净化，一切的烦躁都拗不过一顿大餐的奖赏；那时的我们，绝不会把死亡挂在嘴边、藏在脑海里，只是在躲避被窝的时候不断期盼着明日的快乐；那时的我们，愿意等待，愿意热爱，愿意简单，愿意纯粹；那时的我们，都会活得出奇快乐、出奇灿烂。

实在笑不出，便大哭一场；实在放不下，便找个肩膀依靠。那天堂的神啊，总是在夜空中撕开一条口子，向世间抑郁的凡人贩卖限时的月光，请不要错过，或许月光在天亮后便化为虚无，但那儿人啊，却将有一段新的人生。